

弘一大师年谱

普為施資 回向偈曰
讀誦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助成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香港佛經流通處謹識

◀ 品 賣 非 ▶

弘一大師年譜

(附永恒的追思)

普贈各界·廣結法緣

編著者 林子青居士
印贈者 隱名氏

督印及
藏版者

印行者：上海佛學書局

地址：常德路四一八號

郵編：二〇〇四〇

印刷者：共和彩印厂

上海新聞出版局准印證九四第(一一一)號

佛曆式伍叁玖年(西曆一九九五)
歲次乙亥年四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聖誕良辰 敬印 肆萬本

(初版題字)

弘一
師
一
大
季
譜

改定釋歷二五令八年建丑月

江南本無居士蕭蛻黯



印造佛经佛像之十大利益

一 从前所作种种罪过。轻者立即消灭。重者亦得转轻。
二 常得吉神拥护。一切瘟疫、水火、寇盗、刀兵、牢狱之灾。悉皆不受。
三 夙生怨对。咸蒙法益。而得解脱。永免寻仇报复之苦。
四 夜叉恶鬼。不能侵犯。毒蛇饿虎。不能为害。

五 心得安慰。日无险事。夜无恶梦。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吉利。
六 至心奉法。虽无希求。自然衣食丰足。家庭和睦。福祿绵长。

七 所言所行人。天欢喜。任到何方。常为多众倾城爱戴。恭敬礼拜。

八 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困者转亨。为妇女者。报谢之日。捷转男身。
九 永离恶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资超越。福祿殊胜。

十 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以众生心。作大福田。获无量胜果。所生之处。常得见佛闻法。直至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印造经像。既有如此殊胜功德。故凡遇祝寿、贺喜、免灾、祈求、忏悔、荐拔之时。皆宜欢喜施舍。努力行之。

凡例

一 本年谱所用年月，根据谱主所作各种叙跋题记及书札之年月记载，以阴历为主；（因谱主所有题记多用阴历）而各方所作纪念文字用阳历者，则仍其旧。各刊物之文字记载，年月有出入者，则以所知比较推算订正之。

二 本年谱所引用之文字，皆于每段之首，标明作者及其题目。谱主自作，则但标题名，以资识别。

三 本年谱每年作一概述，简明扼要，于所系各事，循次逐条编入，凡独立记载之材料皆用数字号码①②③④等标出，以便对文检证。凡同一记事而材料各别者，则附于主要记事之次，而以「又」号码冠其首。

四 本年谱所引谱主撰述题记或书信随笔，皆尽量引用，以省读者检

查索读之烦。

五 本年谱为避烦杂，除于所引用文字之首，标明作者及题目外，如非必要，不逐一注明出处。

六 本年谱除谱主称大师外，其余引用作者姓名，概略敬称。

叙

弘一大师圆寂已经一年余了。这一年来在各种刊物上读了许许多多纪念他的文字，很引起我的回忆，时常也想写一些回忆的印象来纪念他；但看看许多文字都不免偏于一个时期和一个地域的记载，要想凭这一些记载去了解弘一大师的整个人生是不够的。于是编作年谱的计划便顿然在我的脑里浮动起来了，这是我作弘一大师年谱的动机。

大家知道近代佛教里有两个人物，都因为他们绝代的才华和奇行各各受着一班人们的尊敬。一个是能诗、能画、能写小说、能译英诗、并且能通梵文，因为身世有难言之恻，终于寄托其生涯于红灯绿酒间而不幸早世的曼殊和尚。一个是文章、诗词、音乐、篆刻、油画、书法、卓然大家、并以扮演茶花女创设春柳社提倡新剧著名，忽然绚烂之极于平淡，立意埋名遁世过着芒鞋藜杖的刻苦生活的弘一

大师。这两个人虽然生于同一时代，处于同样环境，同样发展过其多方面的天才；但两者最后生命的归宿是显然不同的。

曼殊谢世以后，至今已经二十余年。十几年前，由于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的努力搜罗遗作，已编有曼殊年谱和出版过曼殊全集，爱好文学的人想来是都已看过了。曼殊之能传于后世，不能不归功于柳氏父子的劳。

弘一大师全集的编辑，自然是他的及门弟子的责任。我既立定主意替他编订年谱，且就我的计画约略交代一下，虽然这也许不是我所胜任的工作。

我的计画立定之后，便开始留意各种佛教刊物上关于弘一大师生前最后的纪念文字，着手搜集各种可以供作年谱的材料。首先是把到手的各方哀悼他的文字逐篇细读，把那些可供年谱用的材料圈出，试做摘录的工夫。

摘录工夫做了将近半年，把许多材料都择优摘录出来了。但这种工作实在不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其重要的几句；有时一文之中有多年的记事，又须各别摘录，分段编年，这番工夫的甘苦，决不是旁人所能体会的。

除此之外，材料的获得也不是容易的；而辨别去取，考证年月，尤费斟酌。因为各方纪念弘一大师的文字只是凭着个人的回忆，时间过得一久，年月自然不能明确地写出，于是彼此的记载就不免有前后的矛盾了。这里让我举出几点来说：

第一，今年春天，我买到几册上海市通志馆期刊，读到胡怀琛那篇上海学艺概要，谈到西洋音乐输入中国那一段，有李叔同归国后曾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的话；但不知是在何年何月，苦无材料可证。后来到上海去看弘一大师的旧友毛子坚先生，他说：「李叔同确在城东女学教过书，但亦忘记是在那一年了。那时城东女学的校长杨白民

（已故）是李叔同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李叔同出家后，他的那位日籍夫人到杭州去见他，就是要求杨白民陪她去的。」不久陈海量先生在上海旧书店中看到「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里有弘一法师一篇题词，承他钞寄给我，中有：「壬子春，余在城东授文学，贤英女士始受余教。」的话，这才使我得着了确实证据的材料。

第二，我知道弘一大师曾到过福州鼓山一次，在那里发现了一部很古的藏经版子，（华严疏论纂要，）后来在上海募印了二十五部，曾以十二部托内山完造寄赠日本各大寺。关于这件事，内山氏曾在他写的那篇「弘一法师」的文中提到。但大师究竟那一年到了鼓山，却难以明白。后来在李芳远所作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民国二十一年条上，看到这么一条：「壬申十月游石鼓，历崩芳峰、浴凤池、白云洞，止于凡圣庵居士林。余固林友且有庵落成日参与结七之约。届期事阻，复仓猝言归。」——编者案：比系弘一游福州所书，今犹存石壁

间。」这篇题记似乎有脱漏的地方，否则李君必有笔误。于是我便怀疑起来，不久，我在上海佛学书局看见「福州鼓山度藏经版目录，」里面有弘一大师的一篇叙。我看了叙中所记的岁月，加以推算，知道他到鼓山决非二十一年的事。（叙文见本年谱民国二十三年条）但我恐怕那也许是他重游鼓山的记事，就再注意他在「壬申十月」的踪迹，果然又得到两个反证。一个是大师的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叙云：「后二十一年岁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案慈溪金仙寺山名）……后二月云游南闽。」一个是圈点南山钞记自跋云：「壬申九月，归卧永宁，十一月至南闽。」这两条叙和跋的年月，写得极为一致。自九月至十一月，中间的十月，大师决无到鼓山的可能。那么大师究竟是那一年到的鼓山呢？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一天和芝峰法师谈起这个问题，他说这只要问苏慧纯先生就知道了，那年弘一大师自厦门往福州鼓山和回温州，一路都是他陪去的。后来据苏先生说：是在西湖博览

会的那一年（民国十八年，）大约三四月间，他侍弘一大师自厦门往福州鼓山，又由福州至温州，再至白马湖。他自己到杭州去看博览会，大师则留在白马湖。我再看看大师那篇「南闽十年之梦影」的记载，和那年九月大师五十诞辰在白马湖的记事，这才解决了大师到鼓山的年月的课题。

本来弘一大师的撰述写经，大概都是有叙跋或简单的题记的，而且常常写明年月，非常容易考证；尤其是他给人的书信，必写月日。然而各方的纪念文字有所引证；往往只钞录大意，把最重要的年月略去，令人无从稽考，这是写作年谱一个最棘手的难题。

这里且就我所取的材料来说一说：关于大师的童年，根据胡宅梵的「一师童年行述」大概尚属可靠，因为那篇行述是经过大师过目并亲自改正的。另外还参考了永春李芳远君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李氏最近几年和大师颇接近，所闻关于他童年的状况，当然也是比较正确

的。

关于大师留学日本时期的材料最感困难，后来我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胡怀琛的上海学艺概要及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一书上，总算找到一点材料，然而仍然感到尚未充实。

自民国七年大师在杭州出家至民国十三年他的那本名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著成这六七年间，有大师的戒相表记自叙可考，也不会有什么大出入的。最可惜的是大师自己口述高文显笔记，再由大师亲笔改正的那篇「杭州出家之经过」一文，事变前被杭州越风杂志社遗失了，现在能够知道一点大师出家的因缘，只有夏丏尊先生那篇「弘一法师之出家」而已。

大师到了闽南以后的情形，只要读他自己讲演的那两篇「南闽十年之梦影」和「最后的□□」的记录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为了大师的年谱，我已经整整化去了一年的工夫。凡是与大师平

生关系比较深切的人们，我都想法去看他们或和他们通讯请教。如他留学前的好友毛子坚先生，他平生最知交的夏丏尊先生，曾在闽亲近他的陈海量先生，及曾和他同住的芝峰法师，亦幻法师等，我都一一去访问过他们。虽然我所要请教的问题还是未全解决；但从他们各位那里都各得到不少的启示和许多有用的材料，这是值得感谢的。

当我去看夏丏尊先生的时候，知道永春李芳远君已经写了一篇弘一大师年谱寄到上海来了。夏先生说尚未看过，恐怕内容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原稿交给我，说可以拿去参考。我拿回来之后，把它细细读了一遍，其中可以采用的材料全都录出，存疑的地方就让它保留了。后来我又设法和大师的俗侄李晋章先生通了两次信，他也给我许多有价值的指示，可惜他说平生只和他的先叔（弘一大师）见过两次，一切印象自然也就不清楚了。

从年谱的体裁讲，似乎应该把谱主的世界系先弄清楚，然后再将他

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经过加以叙述。不过关于这些，大师在日既绝口不谈，旁人自然无从知道。所以本年谱只能约略提到，好在这些过去的俗事，从佛法的因缘看来，对于大师的宿根并无多大关系。所谓父母家庭乃至祖宗世系，不过是一种人生的助缘而已；至于本因，那就要靠大师宿世所植的善根了。所以他自己曾说：「年七八岁，即有无常苦空之感。母歿，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虎跑，全仗宿因。」（蔡冠洛戒珠讲苑一夕谈）可见大师的一生行事，都是他的「宿因」的表现，也许就是一种垂迹的示现吧。

这本年谱能满足读者到如何程度，自然难说，但至少对于一个仰慕弘一大师而苦于了解不足的人该是有意义的。

本年谱之获成就，实在亏得苏州寄叶庵漱风法师和苏州佛学图书馆藏有许多旧的佛教刊物，使我得以一一参考，这是应该首先表示感谢的。其次上海的夏丏尊先生及陈海量先生，杭州凤林寺的白圣长

老，永春李芳远先生，嘉兴濮院可园的蔡丐因先生，苏州萧退闇先生，都给本书以不少的材料。这些善知识的帮助，是应该在此声谢的。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编者叙于上海。

大師爲方便接引人，恆書「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短箋贈人。



南無阿彌陀佛

音敬書